

燕冊子
玉泉子

金華子

慕

旦

子

燕丹子敘

燕丹子三篇世無傳本惟見永樂大典紀相國昀旣錄入四庫書子部小說類存目中乃以抄本見付閱十數年檢授家郎中馮翼刊入問經堂叢書及官安德乃採唐宋傳注所引此書之文因故章孝廉舊稿與洪明經頤煊校訂譌舛以篇爲卷復唐宋志三卷之舊重加刊刻云燕丹子之著錄始自隋經籍志蓋本阮氏七錄然裴駙注史記引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憲之太子則劉向七略有此書不可以藝文志不載而疑其後出藝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雜家有荆軻論五篇据注言司馬相如等論荆軻事則俱非燕丹子也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如管晏呂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則此書題燕太子

丹撰者舊唐書之誣亦不得以此疑其僞也其書長于敘事嫻于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從橫小說兩家之間且多古字古義云太子劒袂以劒爲斂也畢事于前國策作畢使豈古文使亦事字見說文汗簡也右手樞其胸蓋借樞爲戡說文戡刺也史記索隱引徐廣云一作抗抗又抗字之誤說文深擊也史記及玉篇樞从手誤矣拔七首擿之說文以擿爲投玉篇擿同擿又作棲古假借字也國策史記取此爲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七首夏無且藥囊足證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爲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輯未及馬摠意林又爲補證數條此書宋時多有其本考楓窗小錄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無故實不知誰作不復錄入此卷自明中

葉後遂以亡逸故吳琯程榮胡文煥諸人刊叢書俱未及此
嘉慶十一年正月望後四日陽湖孫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
津館

燕丹子卷上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燕太子丹質於秦

案燕字从藝文類聚水部鳥部引補意林引作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于秦始皇之世史

記刺客列傳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亦此書之文皆與今本異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

求歸

案求字从藝文類聚水部初學記天部引補

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

乃可許耳

案許耳二字从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初學記天部引補

丹仰天嘆烏即白頭馬

生角

案今本作果烏白頭馬生角从藝文類聚鳥部初學記天部引改

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

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

案藝文類聚水部引作丹過之無虞太平御覽皇親

部人事部引與今本同

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遂得逃歸

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唯贊中言荆軻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又與此異

深怨於秦

案深字太平御

覽皇親部引作故

求欲復之

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欲報之

奉養勇士無所不至丹

與其傅翹武書

案今本作為書與其傅鞠武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史記刺客列傳作鞠武索隱云鞠音翹

正據此書

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

案丹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

長於不

毛之地

案本作無毛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

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

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傳垂覽之

案垂本作正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御覽引無傳字

丹

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

也

案意林引作丈夫恥于受辱貞女恥于節虧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丈夫之道節義廉恥下二句又與今本同疑有舛譌

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

案避本作迴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

斯豈樂死而

忘生哉

案豈本作其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

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

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最

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諸侯最甚

丹每念之痛

入骨髓計燕國之眾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

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

案藏本作贖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

以奉養

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

案貪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

而信我辭

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

案則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

須臾之間可解

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

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天地

死懷恨於九泉

案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恨下有入字

必令諸侯無以為歎

案今本作

指以為笑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

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

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無子字

謹遣書願熟思之麴武報書曰臣聞快於意者

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帽帽之恥除久久之恨

此實臣所當麋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冀僥倖以要

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

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媿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

而欲望功臣以為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

後圖秦秦可破也

案史記六國表燕太子丹質于秦亡來歸在始皇十五年使荆軻刺秦王在始皇二十年

秦滅韓在始皇十八年此言連衡於韓魏當在韓未滅以前

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

兵案有本作無

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

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說召麴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爲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鄰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心不能須也麴武曰臣爲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爲良太子睡卧不聽案此段與史記刺客列傳所載文俱異麴武曰臣不能爲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謀案史記刺客列傳云其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

燕丹子卷上終

燕丹子卷中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田光見太子

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作先生見太子字誤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與今本同

太子側階

而迎迎而再拜

案史記刺客列傳作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

坐定太子丹曰傳不

以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弊邑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域而先生不差之丹得侍左右覩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眾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味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爲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三時進食

存問不絕如是三月

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

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

右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

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固將竭之臣聞騏驥之少力輕千里及

其罷朽不能取道

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

太子

聞臣時已老矣欲為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

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

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

之人怒而色不變

案意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光知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引與

今本

為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營家於衛

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

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交於荆君則燕國

社稷長為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此

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遂見荆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
於太子夫燕太子眞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願足下勿疑焉
荆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案今本作
心合意等沒身不顧情有乖異一毛不拔从北堂書鈔政術部引改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
違田光謂荆軻曰蓋聞士不爲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
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
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自刎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中終

燕丹子卷下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寧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荆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援綬不讓自坐定賓客滿坐軻言

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

盈耳案意林引作謂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

爲勤望遠不以爲遐案意林引無兩爲字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

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信於知己也案意林引作信知己故也太子

曰田先生今無恙乎案今字从藝文類聚人事部引補軻曰光臨送軻

之時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無臨字與藝文類聚所引不同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

而不見信案恥下以字从藝文類聚人事部引補向軻吞舌而死矣案文選江

文通詣建平王上太子驚愕失色歔歔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

書注引無矣字

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

民氏曰太子置酒請軻案民氏疑昏昏之譌太子二酒酣太子

起為壽夏扶前曰聞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案文選謝

亭墅詩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引夏扶下皆無前字士上皆無聞字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

良案決本作稱从文選西征賦注引改今荆君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

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智者何必出

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為

周師騏驥之在鹽車驚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

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荆軻案文選景福

賦注引昔作夏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

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案兩令字从文選景福於

君何如也案也字从文選景福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

甚喜自以得軻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蟲牙部引皆作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秦憂

後曰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

案今本池下有字从文選江文

事部蟲豸

軻拾瓦投鼃

案鼃字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龜太

部引刪

城北臨濡水即軻以金圖投龜處所見本

太子令人奉槃金

案今本作捧盤金从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

部引改初學記天部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太子捧金瓦進

之軻用抵抵盡復進

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聞千里馬

肝美

案今本作馬肝甚美从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引改太子即殺馬進肝暨

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為置酒華陽之

臺

案為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

有鼓

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即斷

其手盛以玉槃奉之

案今本作太子斷手从太平御覽人事部

槃盛

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

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
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即引此段為證後日軻從容

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鼃千里馬

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盤凡庸人當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犬

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

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案今本作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泰山又問字作聞从文選司馬

太子幸教之太子劒袂正色而言曰丹嘗
子長報任少卿書注陸士衡挽歌注引改

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俱生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

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彊國莫彊於秦今

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眾

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耳
案意林引作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太子

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

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